

怀念乌桕树

胡先华

乌桕树又叫木梓籽树。所结的籽成熟后呈白色,可以用来榨油点灯。我老家的人称它为油籽树。

煤油灯出现之前,夜晚点灯,富人是用香油,穷人则是用乌桕籽油。卡房的田野间,那时有许多乌桕树,寒风起时,籽实累累,摘下送入油榨,榨出的油便成为夜晚照明的油料。油倒入灯盏,灯芯草轻轻置于其中,点着灯芯草,有一小片昏暗的光亮。

辛弃疾有词云:“手种门前乌桕树,而今千尺苍苍。”可见古人就开始栽植乌桕树了。老家的乌桕树并非原生树种。大山上很少见到,只在山脚下有一些,那是风带来的种子落生的。千百年间,当地人都是在田埂边缘、地头缝隙这些地方栽植乌桕树,因而,但凡田埂宽一点的地方,

都能见到乌桕树孤独地挺立于斯,远远望去,那些乌桕树构成一幅错落有致的画卷,很是好看。

由于没人砍伐,加之寿命长,乌桕树长得都是又高又大的。我记事时,乌桕树的主干,大多得一人伸出双臂才能抱住。有的树干底部因腐朽出现空洞,但树冠依然繁茂如盖,丫枝下好大一片都是阴凉的。炎热的夏天,在田地干活的大人们,累了歇脚时,就来到树下面,坐在草坪上一边抽烟喝茶,一边闲聊家常。

每到深秋,乌桕树叶与金黄的银杏叶、火红的槭叶、橙黄的柿叶、艳红的枫叶交相辉映,让山村的田野变得色彩斑斓。我小时候,只是觉得那些红红黄黄的树叶很好看,却不会欣赏。

乌桕树叶都落下后,光秃秃的

树枝上就只剩下裂开着的里面冒出白色的像珍珠一样的木籽。“偶看桕树梢头白,疑是江海小着花。”这就到了采摘的季节了。男人手持长竿,顶端绑着弯月镰刀,轻轻一挥,小树枝应声落地,女人弯下腰,细心地将乌桕籽一颗颗捡入箩筐。六七十年代,老家还有油榨作坊,专门加工花生油、菜籽油、芝麻油等。传统的木榨榨油工艺,主要器具和设施有木榨、槽板、撞杆等,木榨由一棵粗壮的大树精心雕琢,树干中心掏空成一个硕大的圆孔,通过胀楔挤压粉饼,将油缓缓榨出。用木榨榨出来的油,可以直接食用。

乌桕籽榨出的油因为不能食用,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它是与食用油混用一个油榨,还是单独有台油榨?我记事时,家里已经用上煤油灯,不再用灯盏装乌桕籽油点灯了。煤油灯的制作十分简陋:一个墨水瓶盛满油,瓶口覆盖一块略大的薄铁皮,铁皮中央钻有小孔,用以固定一个由长方形铁皮卷成的长圆筒,圆筒上短下长,内置一截棉线,约莫一指长,棉线上端微微探出圆筒,下端则不顾长短,尽数沉浸油中。只需火柴轻轻一划,棉线上端便燃起微弱的火苗,灯随之点亮。彼时,每到夜幕低垂后,家家户户的灯火仿佛人的影子,人们进出房间,手里都要拿着灯。那微弱的灯光,总是给人一丝温暖与安全。

随着没人再用乌桕籽油点灯,乌桕籽在乡间的价值就不大了。乌桕籽也是工业原料,70年代,公社供销社的代销点仍会收购。然而,山里秋季能卖的山货,除了板栗、白果、桐子,还有木炭、山竹以及圆木杆。这些山货成为小队经济的主要支柱,乌桕籽采集困难,且收购价格低廉,小队慢慢就放弃收采,任其掉落。

70年代,我们小队盖粮食仓库,需要自己烧砖瓦。社员都在农业学大寨,没日没夜地干活,小队便将砍窑柴的任务交给一群十四五岁的学生。两个学生包一个窑,自愿结合。我和黑子负责一个窑。夏日,天边初露曙光,我便上山砍柴,直到炎炎烈日晒得皮肤刺痛,才回家吃早饭。下午待阳光不太晒人了,又往山上去,直到摸黑才回家。一个暑假,我俩砍了四百多担窑柴,一担担挑到窑边,垒成高高的两大垛。

过去用来烧窑底火的木材,通常是麻栎树棍或松树棍。那时,这些树被公社禁止砍伐,小队就让我们去砍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乌桕树。那些生长上百年的乌桕树,在一群中小学生的砍刀声中几天就没了。

如今每到秋季,来我老家欣赏“碧云天,黄叶地”的游客越来越多,我每每在想,那些古乌桕树要是还在,黄的银杏叶与红的乌桕柿叶交映生辉,那该有多美啊。

亦如人生的村口

杨亚爽

贾平凹说,六十岁后,开始能与高官处得,与乞丐也处得,凡是来家的都是客,走时要送到楼道的电梯口了,告诉客人:这是村口啊!

家乡的村口,巨树数株,浓荫铺地;板桥横斜,流水泠泠;风逶迤前来,路延伸远方。傍晚时分,夕阳西下,忙碌一天的人们荷锄归来,站在桥上,见村内炊烟数缕,直抵苍穹。

每个村口,都是一座村庄的独特符号。或山势锁钥,或门楼高耸,或短篷孤棹。渡水复渡水,过山复过山,正疑前方无路,忽有鸡犬之声前来,方知白云深处,亦有人家存在。

我的记忆里,村口不远处有座小亭。草顶木柱,四面来风,内有石桌石凳。每天,总有人家提前拿来大茶壶和大碗到亭内“奉茶”。路过村口的人渴了,坐在亭子里一阵牛饮,饮茶之人并不知道“奉茶”者是谁,但会记住一座村子。

我们也喜欢在村口集聚。炎炎夏日,夜晚闷热,村里人喜欢搬来凉床,聚在村口消暑。一时间,大人们说狐道鬼,孩子们往来打闹,村口成了喧阗之境。下半夜,月上东天,风轻露沉,大多数人回去睡了,而躺在凉床上的人,往往鼾声大作,老远都能听到。

离开村子去城里上学的那几

年,每逢周六,母亲都会站在村口向远方眺望,希望早点看到我的身影。大学毕业工作后,每次回家,母亲也会像迎接贵客一般,站在村口等候。离家返城时,她会到村口送别,千叮咛万嘱咐,惟恐我在外面争强斗狠。离开村庄很远了,回头去看,站在村口的母亲,变成了一个静默的小黑点。

皖南的宏村,村口有几棵大银杏树。村人告诉我,从风水上看,宏村是牛形地,村庄是牛的身子,村口的银杏树是牛角。我听罢心中暗笑——人心即风水,耕读可传家。古徽州的“一府六邑”之所以名满天下,关键在于“徽骆驼”们的拼搏进取,与所谓的风水,可能半点关系都没有。

朋友老沈,曾满怀豪情地投身商海,然而投资有风险,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。人生失意后的一段时

间,老沈回村中闲居。每次去看他,我们都将车子停在村口,步行进村。村里人说,老沈人缘好,虽然生意失败了,可有许多开豪车的大老板来看他哩,这样的人,一定会有翻身的机会的。近年来,老沈东山再起,生意顺风顺水,偶有闲暇,会约我们回到当年的村庄里喝酒、聊天。

一位从村庄走出去的人,生前为村子修路架桥,做了许多善事,死后运回村中安葬。当他的灵柩停在村口时,四邻八乡的人都来吊唁。面对滚滚而来却又不相识的乡亲,他那肥胖的儿子诚惶诚恐,一个劲地下跪行礼,泪流不止。

而今的村庄,一年中除了过年那几天,大都寂寂。每次站在村口,我都不由得感叹:多么安静啊,一如我的人生。